

风物 深度

阿姨不灭：巷弄深处，“美容院”的台式人情与美学 | 电影《本日公休》专访

《一代宗师》有白玫瑰理发厅，西门町有台北红玫瑰理发厅，但那些都是上海式，阿蕊学的，则是源自日本的美容院系统……



2023年2月27日，台中，阿蕊理发店，阿蕊为黄先生剪发。摄：陈焯煊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安卓 发自台北 | 2023-03-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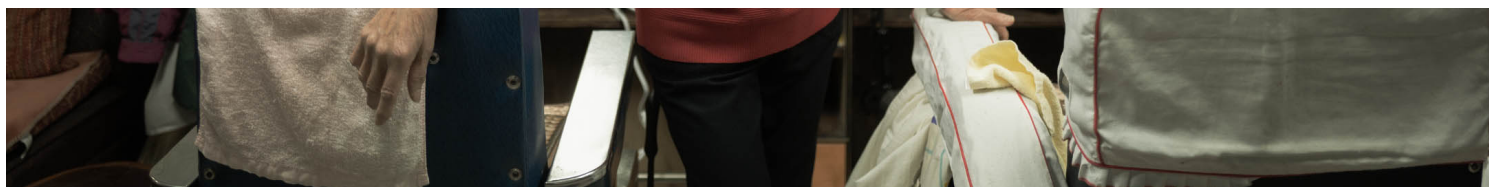
【编者按】正在上映的台湾电影《本日公休》，讲述了台中一家经营四十载的男士家庭理发厅的故事。故事带出台湾独有的“理容院”文化，其由独特历史环境，而综合了中、日、欧混血的理容传统。我们访问了电影主人公的原型人物——今年74岁的理发师阿蕊（导演傅天余之母），连并影片的导演与美术指导，共同谈谈台式理容文化，旧式职人与当下精神之传承，及电影对此的处理与期待。

定期上一趟发型沙龙是现代人生活必须，但在过去，打理仪容的场所男女有别。在台湾，“理容院”专指服务男士的场所，上世纪1960、1970年代是其全盛时期。作为一种台湾独特的文化，“理容院”历经清代与日治时期，融合了中国、日本、欧洲三者的基因，加之常年浸润的台湾在地风格，揉合出一种独特的混血文化。旧式的理容院，向宾客提供掏耳、修面、理发等服务，有些店家还加入修甲或指压按摩。

近些年复古风潮盛行，“理容院”也被纳入其中成为一种台式美学，近年有理容院二代创办[“理容院城市旅行”](#)，推广台南老店及在地文化，也有潮流品牌如“香兰男子电棒烫”，将老商标活化再造，凝聚了一群台味理容院的年轻爱好者。待1980年代末，现代化发廊开始在台湾普及，理容院遂逐渐式微后，承袭自传统的手艺也开枝散叶，进入寻常巷弄间，落定于一间间个人经营的家庭理发。

作为一种台湾独特的文化，“理容院”历经清代与日治时期，融合了中国、日本、欧洲三者的基因，加之常年浸润的台湾在地风格，揉合出一种独特的混血文化。





2023年2月27日，台中，阿蕊在理发店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阿蕊的理容院

阿蕊（本名萧蕊）的家庭男士理发，就开在台中旧城区静巷内透天厝的一楼，店面没有招牌、只挂著三色旋转灯。阿蕊今年74岁，从事理发已经第61个年头。古早年代，乡下穷苦人家的孩子，往往小学毕业就要去城市拜师学艺、分担家计。1962年，13岁的阿蕊也从彰化去台中当理发学徒，进入“胜美理发厅”（位于台中旧大雅路，现中清路上）习艺。

当时，超过10张理发椅的就属于大型店家，收费较小型的为高。胜美共设12张椅、雇有8名师傅，生意风风火火。前两年半的学徒生涯，阿蕊要扫地、洗毛巾、打杂；杂务做完，要站在师傅旁边观摩理发，有时就拿剃刀练习，把自己膝盖当客人的头来刮。店里供员工吃住，宿舍就在店面楼上，学徒除了店务，还要进厨房帮忙，阿蕊笑说是“一次学会很多技能”。晚上，员工们睡在大通铺，她和同事秀兰、阿美特别要好，许多三人出游的照片都被珍藏至今。

理容院从早上8点营业到晚上10点，公休日为每月10号与25号。因为地点邻近清泉岗空军基地，顾客中军人占一半比例，其次是公务员与农人，一大早来报到的是务农人家，周末来的则大多是上班族。1969年越战时期，清泉岗光是驻台美军就达6000多人，为理发厅带来大量客源，而且做美国人的生意，原本10元的收费可以翻倍到20元，“他们还会额外给小费，店里小姐都很想剪到美国客人。”

在理发厅上班要穿制服，阿蕊因为身材标准，店里要换新制服时，还指定她去量身当模特儿。她在胜美一共工作9年直到结婚离开，和老板一家人感情亲密。自己开业时，胜美的刘明吉师傅送了一面大镜子作贺礼，后来不管搬过几个地方，阿蕊都一直把它挂在店里的显眼处。

以前的刮胡刀片是否不像现在的能替换？而且要用牛皮清洁，才能除去刀上残留的脸部油脂？她回答：“对啊，做那么久，什么都经历过啦！”





2023年2月27日，台中，阿蕊理发店，阿蕊为老邻长何先生洗头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曾经拒绝女客

这天下午在阿蕊理发店遇到的两位熟客，一位是老邻长何先生，他从27岁结婚搬来时就开始光顾；另一位是平时在台北工作的黄先生，他是在爸爸推荐下来这里，一剪就剪了十几年，每次都趁回老家时跟阿蕊预约，因为“固定一个理发师，不会换来换去。”

不同于沙龙的先洗后剪，阿蕊的店是要入座后先从剪发开始。阿蕊先拿痂子粉拍上客人的后颈发际处，以让待会剪下的发渣不会黏在脖子上；接著，电推、剪刀轮流出场；剪到中途，再拍些痂子粉在头发下半部，这是为了把一根根的发丝看仔细。理完发再洗头，阿蕊手捧洗发精和小水瓶，在客人头上搓揉出泡沫，仔细抓洗清洁后，便移动到背后的磁砖水槽区，让客人俯身冲水。

店里还有一个蒸气箱，里面叠放著棉质热毛巾，出入口的木门窗与金属推把、镜台、置物柜，这些从开业沿用至今的物件，透露著一股老派又温润的气息；两张只能往后躺、不能升降的老理发椅，这许多年来倒是换过其中一张，成年客人都坐弧形扶手、较新的那张；而另一张也得保留下来的原因，是它的扶手平整，可以放上板子给身高不够的小朋友坐。

店里还有一个蒸气箱，里面叠放著棉质热毛巾，出入口的木门窗与金属推

把、镜台、置物柜，两张只能往后躺、不能升降的老理发椅，这些从开业沿用至今的物件，透露著一股老派又温润的气息。

除了大人和小孩，家庭理发很重要的一群消费主力是学生。2005年以前，高中职以下的校园仍有发禁，当时店里每隔一阵子就会出现爆满人潮，那就是校服仪检查日的前一天，阿蕊因此对附近每所学校的检查周期了若指掌；发禁解除后，她也不担心生意变差，因为客人真的都是剪一辈子，光接预约就够稳定，何况老客人还会带著孩子、孙子再来光顾，客源生生不息。

阿蕊带客人回到座位上，将头发大致吹干后，她又换了一把白铁制的老式吹风机，原来是旧机型温度较高，方便用来固定发型，“这支外面已经买不到了，要很小心地用，不要摔到就不容易坏。”

理发工具每半年要保养、磨刀，平时电推使用前上点油，用完清洁干净，珍惜器具，是职人精神的一部分。问阿蕊，店里现在还有刮胡服务吗？她说有，但只剩老一辈人有此习惯，年轻人普遍不爱；再问她，以前的刮胡刀片是否不像现在的能替换？而且要用牛皮清洁，才能除去刀上残留的脸部油脂？她回答：“对啊，做那么久，什么都经历过啦！”

曾经还有女客人想来给阿蕊剪发，但她认为自己所学、一生做的是男士理发，“做什么事就是要专业”，便拒绝了人家。“反过来讲，剪女生的美发师傅，来剪男生也没办法像我们这样……”她指著客人后脑杓平顺服贴的层次说，“这就是技术。”





导演傅天余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女儿做了导演

这些忙于生活的寻常人，很少有机会好好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上理发店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仪式——把眼镜摘掉，帽子拿下，剪个头发。

阿蕊就是靠著这门手艺，和十年前过世的公务员丈夫，一同扶养三名子女长大。1970年代末流行男士烫发，阿蕊也想引进店里，为了练习新技术，两个上幼儿园的女儿就被她抓来当试验品；到了1980年代后半，读国中的二女儿放学回家写功课、看电视时，也常被妈妈喊去帮客人拆烫发的卷子，她臭著一张脸，还被客人糗说：“你也甘愿一点嘛！”

那名青少女叫做傅天余，后来她考上台北政治大学日文系，再去纽约大学读研究所，接著从杨德昌电影的场记入行，最后当了导演，长片作品包括《带我去远方》（2009）、《我的蛋男情人》（2016）、《本日公休》（2023）。

2010年，台湾纪录片双年展有一个专题，邀请台中出身的导演拍台中故事，傅天余是其一。她以妈妈阿蕊为主角，拍了纪录短片《阿蕊的家庭理发》，那是她第一次用镜头去看自家的环境和妈妈的客人，也让她把妈妈的从业经历梳理过一遍。

制作该片时，她直觉这是个适合拍成电影的题材，但还缺乏故事和事件。直到三年前有次回老家，妈妈正在电话联络要去帮一位客人剪头发，她在一旁听著，觉得故事冒出来了，新片《本日公休》的故事开始在她脑中成形，这将是一部以她的妈妈、以她的家庭关系为原型的电影。

“我从小就觉得男人坐在理发椅上是一个很神秘的时刻，看著他们的后脑杓有种奇妙的状态，一直很吸引我。”这些忙于生活的寻常人，很少有机会好好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上理发店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仪式——把眼镜摘掉，帽子拿下，剪个头发。他们面对外界有各种不同的身分，是老板，工人，师傅，可是坐在理发椅上，好像把身分暂时放下来、面对自己。

对傅天余来说，家庭理发不只是她成长的场域，甚至还有教堂般的神圣感，自幼看著形形色色的客人，现在想起来，那就是导演的视角，“我眼前有各式各样的人来来去去，我是在场的，但不参与；我很喜欢人，

可是不爱跟人搅和，但我会竖起耳朵听人聊天，这也许就是当导演最好的一种养成训练吧！理发店很像一种舞台，各种不同的人来，我可以很安全地偷偷观察他们。”



美术指导王志成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以前人的一种修为

台湾理容院主要分成上海派——像《一代宗师》里的“白玫瑰理发厅”和西门町的“台北红玫瑰理发厅”，是以男师傅为主；妈妈阿蕊学的，则源自日本美容院系统。

这部描绘岁月积累、人情历练的电影，必定很仰赖有共同美感经验、审美观相通的创作伙伴，那便是操刀过《月老》、《消失的情人节》、《返校》的金奖美术指导王志成。有记忆以来，他就是坐在家庭理发店的木板上给阿姨剪头发，一边看著陌生叔伯在掏耳朵、用热毛巾敷脸、修面，刮胡子的泡沫还是现打的，尽是满满仪式感，成为他幼小心灵中对成人世界的奇想。

就连自家阿公明明是位农人，却经常上美容院、三不五时会穿西装，甚至还有一顶呢帽，“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，后来看到旧时代的照片，街上的贩夫走卒，每个人都穿得满体面的，那就是以前人的一种修为吧。”他也记得每次隔壁椅子的客人，都不是剪完就走，他们真的会跟理发阿姨聊天话家常，就像《本日公休》里所讲述的，“原来那种人情世故没消失耶，应该说阿姨不灭，寻常温厚的感情都出现在巷子里。”

剧本写作过程中，人物的日常运作和经验情感是现有素材了，其余则要靠田调补足，片中有一段妈妈在胜美当学徒的回忆场景，为此傅天余对理发业做了很多调查，也走访老理发院最多的台南，用以确认胜美的样貌该如何呈现。



《本日公休》剧照。图：威视电影提供

所谓上海派，是把上海租界原汁原味的欧美派理容移植过来；而日本在发展理发院的过程中，并未把自己文化的底蕴丢掉，而是融合，就像日式咖喱的和洋风，而那也就是台味理发店传承到的氛围。

台湾理容院主要分成上海派——像《一代宗师》里的“白玫瑰理发厅”和西门町的“台北红玫瑰理发厅”，是以男师傅为主；妈妈阿蕊学的，则源自日本美容院系统，两边师傅讲的语言、制服样式和调调都很不同。

曾在《一代宗师》任副美术指导的王志成补充，所谓上海派，是把上海租界原汁原味的欧美派理容移植过来；而日本在发展理发院的过程中，并未把自己文化的底蕴丢掉，而是融合，就像日式咖喱的和洋风，而那就是台味理发店传承到的氛围。

《今日公休》电影也重现了胜美的员工宿舍，王志成考究过一些老片如《街头巷尾》，再根据跑过很多老场景的经验，打造出1960年代的室内装设，把通铺设计成类似炕床的样式，墙壁重新刷过后，再用当年工法以手工印上花纹，阿蕊近一甲子前的记忆、少女对未来的想望，就这么活了起来。



《本日公休》剧照。图：威视电影提供

Header2

家庭理发不会像发廊一次性装潢成一个调子，而应该是先做了一处装修，过几天又弄一下别的，或是戏中拍片的女主角会回来一盏洒落的灯，东西右新右

几十年开一个剃头的，现在双中拍片的又几乎回不了一盆保元的灯，东西有利用旧，时间痕迹是不一致的。

经过导演和阿蕊的双重证实，电影里，理发阿姨和客人的所有话题和互动，都是真有其事，既然自家理发店就是故事原生地，那么回家拍这部片也很顺理成章吧？事实却刚好相反，傅天余一直极力避免工作生活互相干扰，但要找到一个能借那么长时间，又具生活感的实景，她心里也知道难度很高。

直到某天制片组问她，老家理发店就是现成场景，真的不考虑吗？她先问妈妈，没想到阿蕊一口答应，加上跟街坊邻居的好交情，一切都好打点；和摄影美术实际勘景后，也确认拍摄上是好操作的，她才放下纠结，就在老家开拍吧。

筹备加拍摄的三个月间，原以为妈妈可以借机休假，没想到她根本闲不下来，直接请场景对面的美术办公室张罗出一个角落，让她继续帮客人理发；美术设计上的构想，是店面改造后可以继续营业使用，所以采取装潢而非搭景的思考，加入主人的要求和意见，确保美观实用兼具。

场景内少数的几项改变，包括原本间隔店面和住家空间的是铝门窗，美术将之改成品相较好的木拉门，除了增添温润度，也补强主角念旧的特质；水槽整座打掉，用复杂的工法新砌，为营造岁月感，原想刻意敲破几个角，但考虑到妈妈未来还要使用，只好放弃，改成手工画上裂痕；地板整修成磨石子地，空间中的木头质感搭配绿和咖啡色磁砖，整体氛围就非常台湾。





2023年2月27日，台中，阿蕊理发店，阿蕊为老邻长何先生剪发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后来她才说出是风水考量，因为“右手拿剪刀时，刀尖要朝大门，不可朝屋内。”

傅天余认为美术组提出了非常精彩的概念，就是家庭理发不会像发廊一次性装潢成一个调子，而应该是先做了一处装修，过几年又弄一下别的，或是戏中拍片的女儿（陈庭妮饰）拿回来一盏漂亮的灯，东西有新有旧，时间痕迹是不一致的。她回忆验景时的感动：“一走进去，一点都没有那是片场的感觉，美术讲求不著痕迹的生活感，我真心觉得很厉害，表演跟讲话都自然而然滚动起来，现实跟电影是无接缝的，但每件事又是用电影专业手法制造出来。”

店面改造途中有一段插曲，本来美术组的设计图上，左右方向要对倒过来，结果妈妈不愿意，打给台北的女儿，两人为此吵了一架，后来她才说出是风水考量，因为“右手拿剪刀时，刀尖要朝大门，不可朝屋内。”傅天余一直觉得对大美术很抱歉，王志成却很能理解，缓颊说只要把图纸左右对调就好，施工上没有影响，就顺著妈妈的意思修正，尊重她职人工作上的坚持。

电影敲定由息影多年的影后陆小芬主演时，所有人都觉得是神来一笔又极度对味，王志成第一时间在心中大呼“这就对了嘛！”阿蕊本人则喜孜孜表示：“陆小芬人很好，见面时我们还抱在一起，说我们是失散的姊妹。”傅天余见妈妈沾沾得意，故意浇点冷水：“人家是来演这个角色，不是演你！”





2023年2月27日，台中，阿蕊理发店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现实跟电影无缝

“台湾的戏很容易只有台北人VS乡下人，或都市人VS底层人，寻常人物比较少被精准呈现，但台中旧城区，很多人家是传产小工厂，可能是各行的师傅。”他们不是愤怒或悲苦的，而是务实且和善。

话虽这么说，她还是安排了妈妈和陆小芬同框的机会。现实中的阿蕊，客串演出了戏中阿蕊的姊妹淘，她们作伙去妈祖庙拜拜、杀价买东西、在高美湿地踩水看夕阳，“那时候天气很冷耶，可是剧组很贴心，我们一从水里上来，就准备大浴巾，弄得温温的给我们擦。”妈妈回味一年前拍摄当天的趣事，也悄悄表露一点她的以女儿为傲。

陆小芬在片中的造型，说99%以妈妈为范本应不为过，那也是典型的台湾阿桑风格——上衣要花花红红，头发要烫得蓬蓬，才显得精神。造型指导许力文特地把陆小芬带去市井阿桑光顾的美容院，才烫得出这种卷发。傅天余一开始就跟陆小芬沟通：理发练到什么地步，会直接影响电影能拍到多少，我们绝不是做做样子，一定得花很多时间练习。剧组先请小林发廊支援基础剪发课，让陆小芬和方志友（饰美发师小女儿）一起从零学起，另外再请一位基隆老师傅传授老派的剃胡、剃发、梳油头，陆小芬同时展开两套课程的魔鬼训练，她自我要求甚高，完全不用人盯，就带著假人头回家苦练，她说要把戏演好的承诺，让傅天余真心佩服与感谢。

“台湾的戏很容易只有台北人VS乡下人，或都市人VS底层人，寻常人物比较少被精准呈现，但我家所在的台中旧城区，很多人家是传产小工厂，可能是黑手或各行的师傅，他们都有个技术，生活忙碌安稳，也都满有钱的。”傅天余举例，这群人道别时不会说“再见”，而是“我要去忙了”，他们不是愤怒或悲苦的，而是务实且和善。



《本日公休》剧照。图：威视电影提供

那也是典型的台湾阿桑风格——上衣要花花红红，头发要烫得蓬蓬，才显得精神。造型指导许力文特地把陆小芬带去市井阿桑光顾的美容院，才烫得出这种卷发。

片中小女儿也从事美发业，但她和发廊同事一个澹然、一个谄媚的待客之道，正好能衬托女主角和客人间恰如其分的互动，突显她做人做事的信念，包括和前女婿（傅孟柏饰）维持很好的关系，有一段剧情：前女婿告诉阿蕊自己要再婚了，以后不能常来，阿蕊说这样很好，人应该要有伴，但当然要顾虑女孩子的心情。这就是阿桑体贴的善意，也是傅天余很满意自己能写出的一场戏。

《本日公休》不著重于交代理发阿姨的职人生命史，也并非要悼念某种已逝的情怀，而是选择讲一个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，傅天余认为那就是现在的台湾，岁月的厚度就依附在理发店的人事物景，及陆小芬充满生命力的脸上，“中国导演徐浩峰讲过一段很棒的话，他说演员除了演技，还要有生命感，这部片的每个角色，我找的都是这个。”

从只身上台北读书、向往远方的二女儿，到带著一群伙伴回家拍电影的导演傅天余，无论这部作品是否为

创作上的归来，她都更笃定接下来的人生要像片中的角色们，每个人都在行动，不需要说漂亮的理由，想做的事，做就是了。